



关于 日本的☒植物和非生物的追福 祭祀☒象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20-04-07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白, 雲飛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a href="https://doi.org/10.24729/00016789">https://doi.org/10.24729/00016789</a>

科研调查报告<sup>1</sup>

## 关于日本的动植物和非生物的追福祭祀现象

Yunfei BAI

### 前言

笔者作为科研《日本における「生き物供養」「何でも供養」の連環的研究基盤の構築》(《有关日本的〈生物追福〉〈万物追福〉之连环性研究基础之构建》)分担者对于日本各地的各种各样的动植物和非生物的追福祭祀现象进行了调查。于此想对于笔者所进行的调查进行汇报并就几点先学所未就的事项进行补充说明。

在日本像这种对于动物的追福祭祀现象是很普遍的，而现在，在中国仅有部分地区有此现象。那也是因为受日本的影响而使然。其一是日本关系的沈阳满洲医院，另外一个则是经日本留学海归的医学学子诸氏所筹建。<sup>2</sup>

日语之“供养”，大概用梵语来说就是 pūjanā 的意思。但是“供养”一词在中国于佛教传来以前即被使用。其含义：一、奉养父母，祖父母等(《战国策·韩策》可且夕得甘脆以养亲，亲供养备)。二、在祖先的祠堂上供奉食物(《汉书·文帝纪》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由于现代汉语中把赡养，侍奉父母，祖父母称作“供养”，<sup>3</sup>为了不至于混淆，文中把日语的追善“供养”译作“追福”。

大唐吏部尚书唐臨撰《冥報记》中有“县官教为羊追福”“於是為犬追福”等字样。这类故事本来说的是因为吃了羊舌头或狗肉等而遭到报应，一个是说遭到报应的人舌头变短，另一个是患偏风支体不随。因此对羊对犬进行追福以表谢罪求安。不仅是《冥報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同时代的唐释道世撰《法苑珠林》及其后的《太平广记》亦转载传承了这类故事。可以认为这就是动物追福的起源。但要指出的是，这里所做的追福是为了避除邪祟。像这种动植物，生物慰灵塔在日本各地不计其数，大到鲸鱼，小到白蚁；有草木慰灵塔，还有穿着，使用，道具的慰灵塔等等不一而足。

这种“追福”观念在中国古已有之，对于动物的追福和慰灵活动至少唐代的文献亦以表明。只是像动物慰灵塔，慰灵碑等有否存在却有待调查。相田满认为像日本这样从“生物追福”到“万物追福”，从有机物到无机物的大规模的慰灵和追福现

象来看，不但与近邻的国家和地区风貌不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很特殊的。因此相田申请了这方面的科研项目，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调查，构建了网上报导，题目为：『生き物供養碑 topic map』（《生物慰灵碑 topic map》）。生物以及非生物的慰灵碑地址用经纬度标明，一目了然。

“追福”的历史很长，它是如何制约了日本人的心性的，这在『祭祀と供儀 日本人の自然観・動物観』（《祭祀和供奉的仪式 日本人的自然观·动物观》）（中村生雄，2001）中有介绍，当慰灵·追福行为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乃至风尚的时候，中村就提出：现在正在流行慰灵和追福。依田贤太郎针对东亚地区的动物慰灵文化进行了发掘（依田贤太郎，2014）；土方和贵·佐渡友阳一（2019），田口理惠·関いずみ·加藤登（2011）等特从鲸类·鱼类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现在，尤为方兴未艾的是人们对于“物·万物”的追福，隈元正樹的『現代日本のモノ供養—新聞報道による鳥瞰と大学生意識調査から—』（《现代日本的物追福-通过报纸和新闻进行鸟瞰和投视并从大学生的意识形态中调查取证》2017）一文充分反映了时代的特点。笔者亦以“万物追福”为中心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下面就是这些调查的汇总。一、为〈生物追福〉，包括〈动物追福〉、〈虫类追福〉和〈植物追福〉；二、为〈非生物追福〉；三、为〈地域类别〉，这里只能提出部分有代表性的照片，其余可在《生物慰灵碑 topic map》上找寻。

## 一、 生物追福

### 1、动物追福

#### 1) 大动物的追福

##### a 鲸鱼追福碑

和歌山县东牟娄郡太地町梶取崎园地，2019年3月31日。

##### b 亡鲸祭奠灵塔

东明寺，和歌山县东牟娄郡太地町太地 3320，2019年3月31日。

##### c 鲸骨华表（惠比寿神社鲸骨鸟居）

和歌山县东牟娄郡那智胜浦町那智山 8，2019年3月31日。

##### d 蛇冢

多贺町立大瀑布小学校付近，2019年6月15日。

#### 2) 小动物的追福

日本:

a 爪哇岛小动物慰灵碑 (横井庄一氏墓旁)

名古屋, 2017 年 12 月。

b 小动物慰灵碑

滋贺县东近江市能登川町 378, 东近江市立能登川西小学附近, 大德寺, 2019 年 6 月 15 日。

c 犬塚, 莺塚

高野山, 2018 年。大阪, 2019 年。 [

中国:

a 小动物慰灵碑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 5 号,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2019 年 8 月 26—29 日。

## 2、虫类追福

日本:

1) 蚕灵慰灵碑

长野县照光寺、2018 年 4 月 29 日。

2) 马鸣菩萨

群馬县安中市矾部 1-18、信照寺、2019 年 1 月 30 日。

3) 蚕灵慰灵碑

群馬县前桥市南町 3-46、群馬县前桥市淡岛神社、2019 年 1 月 30 日。

4) 蚕灵慰灵碑

高崎市荣町 22-29、高崎站茧工厂旧址、2019 年 1 月 31 日。

5) 蚕影大神

群馬县前桥市总社町 1-31-45、前桥市总社神社、2019 年 2 月 1 日。

6) 鱼灵慰灵碑

和歌山县青岸渡寺、2019 年 3 月 31 日。

7) 鱼灵慰灵碑

滋贺县东近江市小脇町 828-1, 成愿寺, 2019 年 6 月 15 日。

中国:

1) 鱼类放生池

中国西安，2019年11月15-17日。

2) 鱼类放生池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路法云弄1号、2019年12月29日-2020年1月4日。

3、植物追福

1) 灵松慰灵碑

和歌山县伊都郡高野町高野山550，奥之院，2019年。

二、非生物追福

1、日本

1) 人偶慰灵碑

名古屋大须观音，2017。

2) 扇慰灵塚

名古屋大须观音，2017。

3) 齿（假牙）慰灵碑

名古屋大须观音，2017。

4) 笔塚

名古屋樱天神社，2017。

5) 针慰灵碑

名古屋若宫八幡宫神社，2017。

6) 钱包追福

名古屋山田天满宫金神社，2017。

7) 笔塚

大阪府藤井寺市道明寺1-14-31、道明寺天满宫、2019年1月13日。

8) 扇塚

京都府京都市中京区新京极樱之町453、京都誓愿寺、2019年3月10日。

9) 笔塚，古佛檀慰灵碑

大阪市北区天神桥2-1-8、2019年3月28日；高野山，2019年。

10) 人偶追福

和歌山县田边市古尾 17-5, 八立稻神社、2019 年 3 月 30 日。

11) 牙神社

京都市上京区寺之内通堀川东入百町 547、京都市宝镜寺、2019 年 10 月 14 日。

12) 笔追福

京都市东山区本町 15 丁目 808, 日本京都市东福寺塔头正觉庵、2019 年 11 月 23 日。

13) 和服神社

大阪府大阪市浪速区日本桥东 1 丁目 1, 2020 年 1 月 20 日。

14) 根子石 (祈愿)

群马县安中市鹭宫 3308、咲先神社、2019 年 1 月 31 日。

2、中国

笔塚?!

花塚?! “依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依知是谁?” (曹雪芹《红楼梦》)

有待调查。

三、地域类别

1、群馬县, 2019 [1] 左 [2] 右

2、長野县, 2018 [3] 左 [4] 右



[1] 蚕灵慰灵碑 (高崎站茧工厂旧址、2019)

[3] 蚕灵慰灵碑·正面 (照光寺、2018)

[2] 蚕灵慰灵碑 (前桥市淡岛神社、2019)

[4] 蚕灵慰灵碑·背面 (照光寺、2018)

3、名古屋, 2017



[5] 人偶慰灵碑（大須観音，2017）



[6] 扇慰灵塚（大須観音，2017）



[7] 齿慰灵碑（大須観音，2017）



[8] 毛笔慰灵碑（櫻天神社，2017）



[9] 针慰灵碑（若宮八幡宮神社，2017）



[10] 钱包追福（山田天満宮金神社，2017）





[11] 横井庄一夫人（名古屋，2017）



[12] 大鹿一八氏（名古屋，2017）



[13] 横井庄一氏墓旁的爪哇岛小动物慰灵碑（名古屋，2017）

横井庄一氏在战后，与外界失去联系，不得不只身一人在爪哇岛艰难度日，历时 28 载，期间以蛤蟆，兔子，蜗牛，还有老鼠等充饥，来延续生命，据夫人将，他在病榻中还念念不忘要为这些小生灵们建立慰灵碑以示追福和感恩。

左上为横井庄一夫人，右上为亲属的（津岛市议会议员）大鹿一八氏。蒙二氏的恩准，不仅允许我拍摄了横井庄一氏（[13]）墓碑的照片，并同意笔者使用在刊物中，在此深表谢忱！

#### 4、京都，2019



[14] 扇塚（京都市，2019）



[15] 对使用过的扇子表示感谢（京都市，2019）



## 5、大阪，2018，2019



[16] 人偶追福（和歌山县田边市，2019） [17] 犬塚（高野山，2018） [18] 笔塚（大阪四天王寺，2018）



[19] 鲸鱼塚（和歌山县东牟婁郡，2019）

[20] 蛇塚（多贺町立大瀑布小学校付近，2019）



[21] 小动物追福碑一角（大阪，2019）



[22] 灵松之墓（高野山，2019）



[23] 古佛壇慰灵碑（高野山，2019）



[24] 鶯塚（大阪，2019）

无论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中爬的，不论是莺鸟还是松草，从小动物到大动物，人偶，毛笔，连古佛檀都设有安息之地。可谓是森罗万象，应有尽有。日本的动物“追福”，万物“追福”之文化现象可见一斑。

## 6、北京，2019



[25] 实验动物慰灵石·正面（北京2019）



[26] 实验动物慰灵石·背面（北京2019）



[27] 实验动物慰灵石·正面（北京2019）



[28] 实验动物慰灵石·背面（北京2019）

上图是笔者读了一篇论文名为「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動物慰霊碑をめぐる文化」(有关东亚动物慰灵碑文化)<sup>4</sup>。该文中提到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所建的“动物慰灵碑”的事情。却没有提供照片为依据，因此笔者决定补充这一不足。于2019年8月27日拍摄了这两座在2004年中国开发新型肺炎SARS的药物时，为实验而牺牲了的猴，兔，鼠，羊等小动物的慰灵碑。<sup>5</sup>

## 7、西安，2019



[29] 放生池 1 (西安, 2019)



[30] 放生池 2 (西安, 2019)

## 8、杭州



[31] 放生池 3 (杭州, 2019)



[32] 放生池 4 (杭州, 2019)

## 结论

追福现象是以个人和群体自发或被迫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很大的程度上，无论生物追福还是草木追福或者是无生命的万有、万物的追福最先要考虑的就是避邪，免得遭报应，其次才是人为了他物而追善求福。<sup>6</sup>究其根源不外乎是 1) 摒除邪



崇（杀生之罪）2）知恩报恩 3）同情谢罪等原因。

《日本民俗大辞典·下》中的“渔供养”（捕捞慰灵追福），说的就是捕鱼者为安慰鱼灵，为其修建慰灵塔、碑、塚等进行追福。新潟县岩船郡山北町的千尾慰灵塔，讲的就是杀鲑千尾如杀一人，为解除自身的杀生之罪孽，免受邪祟和报应，就得建塔追福求安。<sup>7</sup>

许多民俗·文化人类学者对此都表示关注。中村生雄在其文〈動物供養と草木供養 現代日本の自然認識のありか〉（动物追福和草木追福 现代日本的自然认识之存在）中写道：「動物供養」は今、ブームである。（“动物追福”现在，正处于潮流）<sup>8</sup>依田贤太郎在文中亦指出：日本人对小到蚂蚁，大到鲸鱼的所有生物，非生物都会顶礼膜拜，建立墓碑进行慰灵活动。这在世界上也是一种少有的文化现象。就连中国《环球时报》于2017年8月28日（星期一），环球风情9，第4279期也曾表示过关注：“与宠物同葬，日本新时尚”等等。

这令人不能不与古中山王厝墓中的殉葬猎犬（石家庄·河北博物院）<sup>9</sup>相比较。不同在哪里呢？另外，相田满「「生き物供養」「何でも供養」の連関性を求めて一日本と台湾の比較から一」（〈寻求“生物追福”“万物追福”的关联性-求证于日本与台湾的比较-〉）中提到《播磨国风土记》里的应神天皇追悼的猎犬麻奈志漏的例子，是自古至今对军马，军犬，义犬乃至猎犬所表示的敬意和惋惜的类型。相似的例子，在中国也能找到。<sup>10</sup>

还有，据文献记载，唐代的放生池达900多座。其他“追福”的形式或许不是没有，而是需要探讨。譬如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有：“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依知是谁？”的诗句。从“葬花”一词来看，是否可以想象有“花塚”呢？像这样的“花塚”很有可能不是用石头砌的。因此也无法寻求其踪迹。

<sup>1</sup> 该项课题调查承蒙“基盘研究（A）（一般）”课题号为JP“16H01760”，题目为「日本における「生き物供養」「何でも供養」の連環的研究基盤の構築」（《有关日本的〈生物追福〉〈万物追福〉之连环性研究基础之构建》）科研费的援助，在此诚挚表示谢意。该项研究的代表是日本东京都国文学研究资料馆研究部的相田满准教授，笔者作为“研究分担者”之一已历时三载，2017年为止负责名古屋周边的“供养”（追福，慰灵碑）调查。2018年之后负责关西地区的慰灵碑调查及日中比

较。

<sup>2</sup> 还有一处是经本文查读者指正的武汉大学实验动物慰灵碑

<http://news.sina.com.cn/c/2004-09-28/11403789808s.shtml>，查读者指出该处慰灵碑的建立，很有可能较早。当接到查读者意见的时候，恰好笔者于去年2019年12月29日至今年的1月4日在杭州调查放生池的情况。同行的人也曾经建议去武汉，但就是未能成行。如果去了，恐怕就会体验到了武汉市民的这次超世纪的切肤之痛了。是福是祸亦不得而知了。在此，因未经笔者之调查，考虑到不便加入此次的调查报告中，故而舍略不谈。

<sup>3</sup> 马银琴，周广荣译注《搜神记》（中华书局，2016年，第210页）东海孝妇就是这样理解的：“汉时，东海孝妇养姑甚谨，姑曰：“妇养我勤苦，我已老，何惜余年，久累年少。”遂自缢死。”（汉朝时，东海郡有一个孝顺的媳妇奉养婆婆十分恭谨，婆婆说：“媳妇供养我勤老辛苦，我已经老了，何必吝惜剩下的年月，长久地连累年轻人呢。”于是就上吊自杀了。）文中出现两处“养”字，前一例是从孝顺媳妇的角度来讲的，马银琴，周广荣译为“奉养”；而后一例是从婆婆的角度来说的则译为“供养”。而无论是“奉养”还是“供养”，针对的对象都是婆婆，是被“赡养，侍奉”的主体，是活生生的人。这就和日本单用于佛教用语有了很大的差别。

<sup>4</sup> 依田贤太郎（2014）「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動物慰靈碑をめぐる文化」（有关东亚地区的慰灵碑文化）《东海大学纪要：海-自然和文化》第12卷第3号，第55页。该文介绍了远在1941年沈阳的满洲医大（现中国医大）就有为实验动物而建的“群灵碑”。而在2004年中国在开发新型肺炎SARS的药物时，由研究者们共同为实验而牺牲了的猴，兔，鼠，羊等小动物们建立了“慰灵石”纪念碑，以慰藉它们的在天之灵。

<sup>5</sup> 2019年8月23日至25日，以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为东道主，日本京都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三家组成的“从中古到近代：写本文化与跨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正好我有幸参加此会并要在大会发言。就借参加大会之便，去拍摄了该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所建立的两座慰灵石石碑。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的齐先生不建议拍背面，但前后为一石碑的正反两面，不得已而为之，多有得罪之处，还请齐先生海涵。另外一处的墓碑据齐先生介绍也是该研究所所建，由于得到齐先生的事先嘱托，取材很顺利，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sup>6</sup> 对此，将于别稿详论。

<sup>7</sup> 《日本民俗大辞典·下》，东京：吉川弘文馆，2000年，第802页。

<sup>8</sup> 《祭祀と供儀：日本人の自然観・動物観》法蔵館、2001年、第206页。

<sup>9</sup> 有关石家庄·河北博物院古中山王厝墓中殉葬猎犬请参阅如下网站。

<http://www.lotour.com/zhengwen/3/lg-jc-55852.shtml>

<sup>10</sup> 相田满「「生き物供養」「何でも供養」の連関性を求めて—日本と台湾の比較から—」（〈寻求“生物追福”“万物追福”的关联性-求证于日本与台湾的比较-〉）情报处理学会论文集「人文科学とコンピュータシンポジウム（じんもんこん）2018」2018年12月，第27-28页。类似的故事《太平御览》卷437·黄耳中有如下记载：

“陸機少時頗好遊獵，在吳豪盛客獻快犬，名曰黃耳。機後仕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人語。又常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路自還，一日至家。機羈旅京師，久無家問。機戲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齋書馳還取消息否？犬喜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為書，盛以竹筒，繫之犬頸。犬出驛路，疾走向吳。入草噬肉取飽，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上船，載近岸犬即騰上，速去如飛，逕至機家，口銜竹筒作聲示人。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向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荅書，內竹筒中，復繫犬頸，犬既得荅，仍馳還洛。計人行程五旬，而犬往還裁半月。後犬死殯之，遣送還家，葬機村南去機家二百步，築土為墳，村人呼為黃耳塚。”另外，《搜神记》中也有同样的例子：“孫權時，李信純，襄陽紀南人也。家養一犬，字曰「黑龍」，愛之尤甚，行坐相隨，飲饌之間，皆分與食。忽一日，於城外飲酒大醉，歸家不及，卧於草中。遇太守鄭瑁出獵，見田草深，遣人縱火爇之。信純卧處，恰當順風。犬見火來，乃以口拽純衣，純亦不動。卧處比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即奔往，入水濕身，走來卧處。週迴以身濕之，獲免主人大難。犬運水困乏，致斃於側。俄爾信純醒來，見犬已死，遍身毛濕。甚訝其事。覩火蹤跡，因爾慟哭。聞於太守。太守憫之曰：犬之報恩甚於人。人不知恩，豈如犬乎！即命具棺槨衣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冢，高十餘丈。”同样的故事亦反映在宋·葉廷珪《海錄碎事》中：“青犬塚在宝应县北十五里。古老云：汉时，张氏好饮。一日出市，醉还。倒卧草中。野火作，犬，于淮水战带泥水，四面展草，火不能害。犬，力疲而死。主人，以家人礼，葬之。”